

# 深海潜行的岁月

■余海玉

奇,有时问起他平时都在做些什么,秦建东总会说:“我给你推荐一首歌,你听听。”他说的歌名叫《不要问我在哪里》,第一句歌词便是“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光阴易逝,如今的秦建东年底就要光荣退休了。站在岸边,秦建东望向码头,再次哼唱起来:“你说你听不到我的豪言壮语,我只能告诉你我在向你敬礼。”

当了30年潜艇兵,秦建东有自己的得意之处。每年新兵进艇都免不了因为空间狭小而撞头,此时秦建东总会自豪地说:“老兵就不会撞到,为啥?因为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会下意识低头。”而他最骄傲的事,莫过于曾“骑鲸蹈海”执行过无数大项任务。伴随着人民海军的不断发展,他见证了单位装备的一次次更新换代。“每次看到码头的艇都能回忆起与战友并肩战斗的日子,那深海之下、钢铁之中,有我的青春。这头白发,值!”

负责掌舵和通信。潜艇指挥室内,指挥员旁边0.5平方米的位置就是赵满星的战位。驾驶潜艇要想无声毙敌,必须保证安全和隐蔽。作为舵手,赵满星要引导潜艇在茫茫深海避开暗礁、湍流和许多未知的危险,压力可想而知。“我们有句口头禅是一百减一等于零,意思就是在潜艇部队百人同操一杆枪,只要有一个人操作失误,就可能导致整艘艇发生灾难性后果。”

赵满星说话时语速很快,但提到一次险情发生后母亲的变化时,他的语速明显慢了下来。和战友们一样,赵满星对家里向来是报喜不报忧,再加上父母都了解他工作的特殊性,很少主动联系他。但一次潜艇遭遇险情的新闻播出后,母亲仿佛变了个人,基本上每天都要给他打电话、发短信,母亲的变化让赵满星心中五味杂陈,从那以后,一向说话干脆利落的他给家里打电话时再也不着急了,总是找话题陪母亲多聊片刻。

靠港的时候,赵满星喜欢骑车去热闹的菜市场走走,那里的烟火气和潜行深海时的寂静相比仿佛是两个世界。听着市场上的人声鼎沸,看市民挑选各色水果蔬菜,让赵满星感觉格外踏实,似乎这样平淡而美好的日常更能让他感受到自己潜行深海的意義。

## 三

一批新兵首次进艇熟悉环境,带队“导游”陈祖军看起来并不起眼。和魁梧高大的赵满星不同,他身材清瘦、面庞黝黑,当兵29年,说话依然带着湖南老家人的口音。迈过舱室之间的门时,有新兵好奇地问道:这水密门什么时候关啊?

这一问,让陈祖军有些愣神。水密门不仅是一道门,更是潜艇上阻挡海水侵入的重要安全装置。提问的新兵很快就会在单位的教育课上了解到,技师陈祖军10年前是如何刻骨铭心感受过关闭舱室水密门的“分量”。

2014年春节,海军372潜艇执行深海巡航任务时,突遭“水下断崖”,急速“掉深”。“掉深”是指潜艇在航行时的深

度急剧增加,海水浮力迅速减小,潜艇瞬间下沉的现象。一旦潜艇跌落至极限深度,艇身会因无法承受巨大的海水压力而被压碎。

当时,迅猛的海水喷涌进372潜艇舱室。危急关头,指挥员连下数十道口令,陈祖军和全艇战友做出500多个动作,关闭近百个阀门,用180秒化险为夷,完成自救,创造了潜艇史上的奇迹。

险情中,陈祖军所在的主机舱管路破损,海水猛喷而出。为了不让危险蔓延至其他舱室,他带着2名战友毅然关闭舱室水密门“自绝后路”。

“掉深”险情已过去10年,当我问起当年关闭水密门时是否害怕,陈祖军非常平静:“没时间多想,我们一直是这么训练的,出现险情要第一时间关门封舱,不能影响其他舱室。即使我们3个都牺牲了,其他人还有可能生还。”

“艇动三分险,生死一条路。”入伍时陈祖军听说“怕死不当潜艇兵”,那时的他没有想过自己真的会在深海遭遇致命危险,更没有想过原来化解险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老班长经常强调的:“别慌乱,按平时训练的程序来。”

险情发生后,为了避免艇内线路失火,陈祖军他们迅速切断了所在舱室的电源,这意味着他们3人是在黑暗中迎着喷涌的海水关闭了几十个阀门。对此,陈祖军憨厚一笑:“我们一直是这么训练的。”为了练就应对潜艇进水、失火等险情的能力,陈祖军29年来在黑暗的模拟艇内迎着喷涌的海水训练了无数次,关闭阀门的动作已成为他的肌肉记忆。

后来,海军372潜艇荣立一等功,被授予“践行强军目标模范艇”荣誉称号,头顶光环的陈祖军作过多场事迹报告会。“新入列的艇条件都好多了,以后一定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情况。”说到这里,陈祖军脸上显出一丝轻松的神情。码头上,又一队新兵走过,与他们目光交汇时,陈祖军的眼神格外柔软。

很快,支队又将出征执行新的任务,而三位老兵也将听令而行,一如过去的20多年一样。他们相约三人之中不管谁退休,都要聚在一起拍张合影,待到年老时,共同怀念那段深海潜行的青春岁月。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队伍朝山峰慢慢腾越,越往前路越陡峭。融雪未尽,气温骤冷下来。驮着哨所给养的黑牦牛不愿往前走了,梗着脖子要返回。脚下没有路,牦牛在乱石间跳跃着,稍有闪失就会崴腿,或滚下山坡。大家赶紧下马,一边吆喝,一边用力拉住牦牛缰绳。马匹在前面开路,喘着粗气,它们累坏了。

正紧张时,前方忽然传来一阵笛声,回荡在高山峡谷中,却不见吹笛人。喧闹的队伍立即安静了下来,大家休整了几分钟。地势险峻不能停留太久,队伍继续向前行进,笛声却没有停下。

谁在吹笛子?我问身边的战士小庞。他回答:“是副营长陈进,吹的不是笛子,是鹰笛。”每个连队巡逻都有一名营干随队指导,陈进今天参加三连的巡逻。逶迤而行的长长队伍,首尾难见,路又狭窄,无法快速走到前面去,我只能一路听着悠扬的鹰笛声。

他为什么吹鹰笛呢?不同于常见的竹笛,鹰笛是南疆少数民族的乐器。“他是汉族人吧?”我忍不住问小庞。“是的,陈副营长是湖北人,因为跟驻地群众来往多,他学会了鹰笛。听老兵说,他学了好几年才学会。”我禁不住问:“一支小小的鹰笛这么难学吗?”小庞说:“不太清楚。”

其实早上出发的时候,我跟骑马匆匆赶来的陈进打了个照面。出于安全考虑,他叫我走在队伍中间,让小庞照看我。因为见面时间太短,此刻我已记不太清他长什么模样了,只记得他脸上肤色有些黑,是长时间暴露在高原紫外线中的缘故。

因为要赶时间,担任连队的副连长决定中午不埋锅造饭了,改吃馍饼、咸菜,一人一根火腿肠,边走边吃。我趁发放食物短暂停顿的机会,艰难地走到队伍前面,看到陈进正在掰馍饼。他拿着半边饼咬了一口,另一半塞到了马嘴里。我说:“老陈,想不到你鹰笛吹得好,对马也体贴,真是细心之人。能聊聊吗?你当初为什么会学这乐器,要入乡随俗吗?”

他笑着说:“这山这水,老鹰和马、牦牛、山里的动物都听得懂鹰笛呢,不吹好一点它们会有意见的,不配合我们巡逻。我吹了好多年,在它们那里才算勉强通过。”我听不懂,一脸茫然。老陈哈哈大笑,说:“其实也不难,是我自己不开窍。”说着,陈进把他的鹰笛递给了我:“你要有兴趣肯定学得快。”我接过鹰笛抚摸了一下,凉凉的,白里透黄的材质,有三个孔,不是横着吹,而是像箫那样竖着,但要跟嘴形成斜角。“这真是鹰骨头做的吗?”我问道。陈进说:“是成年鹰的翅膀骨做的,你看,笛身还有一些弯曲。”我好像抓住了一只鹰,手变得有些不自然,便把鹰笛还给了老陈。

陈进22岁从军校毕业来到南疆边防部队,一直在连队任职。他任副连长时经过战友介绍认识了妻子,结了婚。妻子来自和田,在一家工厂上班,很理解他守边的辛劳,每年休假都是她来部队。后来妻子怀孕了,却在一次交通事

# 吹鹰笛的人

■邓跃东

故中去世,孩子也没能保住。从那以后,陈进忧郁了很久。他经常去巡逻,一个人对着雪山沉默半天,想借此释放痛楚。

有一次,陈进参加驻地群众联谊活动,一位塔吉克老人吹起了欢快的鹰笛。看到陈进似乎有心事,老人便把鹰笛给他,叫他试试。陈进有些动心,但是练了多次还是掌握不了。老人把陈进叫到家里做客,一起做做饭。老人说,生活中免不了有悲伤,每天吹一吹鹰笛,越吹心里越敞亮,鹰笛的声音表现的是鹰的凌空飞翔。

陈进按照这个方法去体验,很快投入其中。老人叫他记住,吹笛要忘记一切,把雪山当目标,山有多高,笛声就能飞扬多高,因为雄鹰能飞越最高的山。

陈进后来一直在这条路上巡逻,每次都带着鹰笛。他吹得畅通,走得轻快,干了3年连长,还是不舍得离开连队。他指着一座雪山说:“你看过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吗?说的就是这里发生的故事。电影里也有边防军人吹鹰笛,雪山再高再冷,鹰笛声是不会消失的。”

今天要走完整个巡逻路程的三分之一,晚上9点前必须赶到前方的一个哨所宿营,自己搭帐篷。副连长说:“大雪封路几个月,我们要给哨所送去给养,还要把人员调换一部分下来。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见过其他人了,盼望我们能快点到达。我们带着新鲜蔬菜,今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过年呢!”

平坦一点的路段,大家骑上马背,吆喝着马匹牦牛,速度快了不少。脚步卷起尘烟,从队伍后面看不到前方。清越的鹰笛声传了过来,回荡在峡谷中,像是雄鹰凌空飞过,让人精神振奋,瞬间没了倦意。

##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初夏的码头椰风阵阵,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出海归来的潜艇兵在岸边享受着难得的周末时光。

傍晚时分,几名新兵在班长的带领下熟悉营区环境。3名肩扛“四道拐”的老兵走了过来,瞬间吸引了新兵的目光。班长小声提醒道:“那就是一级军士长,他们的兵龄比你们的年龄还大呢。”

一直以来,因为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潜艇兵总显得特别神秘。对于从军20多年的一级军士长来说,每次潜行都要与幽暗、孤寂和未知的危险相伴,肩头的“四道拐”意味着太多难以对外言说的隐秘和自豪。

## 一

秦建东是名副其实的老兵,也是三名一级军士长中兵龄最长的。初次见面,当他摘下帽子时,他的满头白发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今年已经是他当潜艇兵的第30个年头,当年那个一米八的帅小伙转眼间变成了快50岁的老秦。

入伍后的第一次出海就让老秦刻骨铭心。航行途中因为任务需要,潜艇必须浮出水面。当时正好赶上大风浪,滔天的巨浪不断拍打着艇体。陕西大山里长大的秦建东哪见过这种阵势,剧烈的颠簸让他呕吐不止。夜里,精疲力尽的秦建东只能强忍不适勉强昏睡一会儿。

第二天风浪继续,秦建东难受得浑身冒虚汗,萌生了回去后打报告换单位的想法。没想到艇员政委一直关注着他,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建东,你就记住一句话,不管干什么,都要坚持再坚持。”从那以后,“坚持”二字就刻在秦建东的心底,支撑他度过了深海之下无数个幽暗密闭的日子。

这么多年,秦建东几乎从同学朋友的圈子里“消失”了。亲戚朋友难免好

## 二

“你看我们艇上的钟表有什么不一样?”赵满星向我抛出了第一个问题。顺着赵满星手指的方向,我发现,潜艇会议室墙上圆形船钟的刻度,是从1点到24点排布的。“海下分不清白天黑夜,只能看表,24小时的表盘一眼就能看出是白天还是晚上。”

赵满星比秦建东年轻几岁,当了26年潜艇兵的他身材魁梧,十分健谈。紧接着,他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艇上的床铺数是人数的三分之二吗?”看我没反应过来,赵满星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是三班倒,值班的人下更时就叫醒床铺上的战友去接更,所以潜艇的床铺上24小时有人,一直是热乎的。”说到这里,赵满星忍不住感慨:“我们潜艇兵常年都睡一张床,大家的感情能不深吗?”

从新兵一路走来,赵满星对潜艇兵的战友情体会很深。他说,因为长时间待在狭小的空间里,潜艇兵需要有极强的心理抗压能力,并且要相互关心、彼此包容,否则无法在深海环境里执行任务。

赵满星的岗位叫作舵信技师,主要

5374米的海拔  
让人望而却步

第一次走进你的怀抱  
是一个冰雪消融的春天  
阳光明媚温暖  
道路崎岖蜿蜒  
抬头望  
山,是那样的高  
路,是那样的险  
天,是那样的白  
云,是那样的蓝  
我的脚下如踩棉花团  
气喘吁吁,步履蹒跚  
终于见识了  
你的巍峨,你的艰险  
你的圣洁,你的威严

走进甘巴拉雷达站  
触摸云天,仰望蔚蓝  
才能走进  
戍边官兵的心田  
热血,奔涌如潮  
双眸,清澈纯净  
士兵们的手背粗糙如山岩

嘴唇黑红  
笑容,却像盛开的雪莲

山坡上,阵地前  
他们用罐头盒和岩石块  
拼接成祖国的版图  
气势恢宏,格外庄严  
一代代官兵  
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时刻守护着祖国的蓝天  
将甘巴拉精神的接力棒  
薪火相传

在雄浑高远的地球“第三极”  
在莽苍苍的雪域高原  
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  
直插苍穹,刺向蓝天  
如同一双犀利的“天眼”  
经略空天风云变幻  
英雄的甘巴拉  
你像一面旗帜高耸蓝天  
迎风猎猎招展  
巍峨的甘巴拉  
你像一座丰碑矗立高原  
俯瞰万家灯火

高洁的甘巴拉  
你用沉积千年的冰川  
滋润官兵的心田  
你是共和国军人心  
中  
永远神圣的山

文学  
作品

长  
征

第6135期

山月、赤河日、竞峥嵘,遵义的发展已驶上快车道。

飞机星云里,车船山水中。今日娄山关,已是游客拜访红色圣地的重要景区。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塔,战斗遗址、摩崖石刻、玻璃栈道,于林竹掩映中,各具情境。老路过雄关,导向此行何去?山下民生企业、育才院校乃至科研院所拔地而起。山山壮举惊天,水水涛响号令,新途高速隧道路透山势,大道宜驰骋。

遗迹多英物,岁月数传真,娄山关率领众山关如云并迎,岩与岩似当年红军列阵,水与水若黔虎出山。

这就是娄山关,峰岭连天,人效古贤。后人敬先驱,莽豪气,思“马蹄疾”,行圣地游。

娄山关行吟,登高宜长啸,回声有乾坤。拾得日子粒粒金,都是民心。时迁境在,那时战地红花带血开,今朝人文生态清润一方水土,青峰沓覆碧云,峡谷深水网连。鹰雁翩翩处,看云蒸霞蔚,朗日高悬。

## 走进甘巴拉

■杨祝祥

东牵冈底斯山的衣衫  
西挽喜马拉雅的臂弯  
南临羊卓雍措的湖畔  
横亘在雪域高原中间  
神奇的甘巴拉  
你那桀骜的藏语名字  
“不可逾越的高山”  
举世闻名,叱咤云天

## 娄山关行吟

■李发模

曾写下《巍巍娄山关》一诗:  
是巍巍昆仑绵延而来的  
大娄山脉  
是女娲补天缺,运行日月  
以愚公移山之志,遵道行义  
世上最高的海拔是父母的肩膀  
我们在祖国父母的肩上  
将千峰万岭作摇柄  
敢摇动世界  
仰望我遵义  
娄山山脉峰峦成群,自古以来都是战略险地。山势如龙腾,岩瀑似虎跃,朝夕云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都说娄山关有灵,赤水河有幸,大乌江有名。一张

会议桌,成了中国革命“转折点”,红色初心映红了满山红杜鹃、遍地红高粱。岁华如是人如是,登上娄山关,山山峥嵘。远眺峰峦簇簇,山间云耕雾来,依稀似还闻娄山关大捷之枪声炮响。湘江龙飞三尺剑,红军虎啸一山春。有山形如彭大将军,有峡涌动如铁流破隘,仿佛“四渡赤水”的浪涛澎湃。山路蜿蜒,似行道上下不懈求索,更如急行军在“强渡乌江”。

历经风雨雕忠骨,军民齐心谱新篇。遵义,是红在高原的一颗“雄心”,亦是绿在生态黔北的一珠“润玉”。烽烟散处忆犹新,祖国在进步,山水在转动,关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行吟娄山关,需先从遵义说起。遵义,在峥嵘岁月面前,与秦汉同龄。“遵义”之名,从《尚书》中来,即“遵王之义”。遵义有一座山,叫大娄山,山中一处险要关隘,即娄山关。巍巍雄关之上,霜晨月伏在峭壁的肩上,千峰万壑间,水泽汨汨孕育出大乌江、赤水河,绵延而出汇入长江。

我住遵义,这方水土养育了我。我



峻岭清溪(中国画)

问田作